



家奇恋



译者小序

英国记者兼作家西德尼·霍勒，1888年生于英国的艾塞克斯。他是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他的记者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了解种种奇闻轶事。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他先后写出了《暗示》、《泰勒勋爵》、《叛逆》、《死过两次的人》等一系列深受人们欢迎的小说。这些作品以错综复杂、曲折动人的情节吸引了广大读者。然而，霍勒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情节描写。他以一个新闻记者敏锐的目光观察社会，剖析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思想、情感，并使这些性格各异的人物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艺术的再现。

《终成眷属》是西德尼较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原名直译当为《红心胜方块》，喻意“爱情战胜邪恶”，考虑到读者难以从原书名体会这层意思，译者根据故事的主要线索改易了书名。故事描写的是：英国青年克林顿·黑尔在法国戛纳旅行期间，搭救了一位遭人袭击的英国姑娘。黑尔对这位年轻美貌的姑娘一见钟情，但姑娘虽然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却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他。黑尔觉得这姑娘十分神秘，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在他的朋友、

新闻记者莫斯巴尔和金凯德的帮助下，黑尔历经艰险，终于惩处了赌场老板、恶棍斯特福尔，救出了陷入魔掌的姑娘默西·温特沃思，使一场时达十年之久的冤案得以昭雪，一对情人终成眷属。

这部作品，就艺术性而言，不仅情节曲折，悬念迭生，环环紧扣，引人入胜，而且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刻画上也很见功力。作者以其细腻的笔法，写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如勇敢正直、见义勇为的青年黑尔；纯洁美丽、心地善良的少女默西；忠实于朋友、助人为乐的记者莫斯巴尔；阴险狡诈、杀人不眨眼的恶棍斯特福尔；心狠手辣、卑鄙无耻的科维夫妇和莎恩太太等等。就思想性而言，作品赞颂了纯洁的爱情、疾恶如仇的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这些对读者是有一定帮助的。其中有一些描写，特别是开头几页对于梦境的描述，主要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悬念，其实作者本人也不一定相信确有其事。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诚恳地希望读者们给予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一年八月





目 录

第 一 章	梦遇	1
第 二 章	迷宫	10
第 三 章	拐弯处	21
第 四 章	迷人的乐善好施者	27
第 五 章	在警察局	34
第 六 章	事关一位可爱的少女	40
第 七 章	冒险	47
第 八 章	显露	53
第 九 章	新愁	60
第 十 章	“莱克妈妈”的猎物	67
第 十 一 章	茫然	74
第 十 二 章	午夜以后	80
第 十 三 章	黑暗中的声音	88
第 十 四 章	鬼脸	95
第 十 五 章	莎恩太太受惊	103
第 十 六 章	黑尔许诺	110

第十七章	照片	116
第十八章	不速之客	123
第十九章	圈套	131
第二十章	红心获胜	139
第二十一章	登门	146
第二十二章	跟踪	154
第二十三章	中计	162
第二十四章	银针	168
第二十五章	莫斯科尔听到一个故事	174
第二十六章	交心	181
第二十七章	“无名小姐”	187
第二十八章	门后	194
第二十九章	供认	201
第三十章	囚犯和看守	208
第三十一章	不安	214
第三十二章	搁浅	221
第三十三章	震惊	228
第三十四章	警告	235
第三十五章	博比的消息	242
第三十六章	在仇敌的门口	250
第三十七章	开关	258
第三十八章	结局	266

第一章 梦 遇

游艇在天下最壮丽的风景胜地之一停泊了。当沉重的锚链被抛入大海时，克林顿·黑尔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

“这地方好极了，伙计，”说话的是船主，“晚上我带你去逛逛。”

在令人神往的晚霞映照下，从海上眺望戛纳^①城，真是妙不可言。不过，这对黑尔来说并不新鲜。但不管怎么样，那城廓，那从旅店透出的缕缕灯光以及后面群山上的别墅，都叫人心驰神移，流连忘返。除了大自然的瑰丽景色，人们还把成千上万的财富带到这块美丽的地方，更使它锦上添花。黑尔贪婪地看着。此刻，他最渴望的是独自一人待在这里，不需要任何大陪伴他。

“没错，伙计，我会带你去的。”格伦凯恩爵爷咯咯地笑着，用沙哑的嗓音又说了一遍，“一离开马耳他，我就一直盼着今晚

① 戛纳 (Cannes)，法国南部一港市，以风景秀丽著称。——译者注

这个时辰。”

“你真好！”黑尔回答说。这不过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客套话而已。他无意使自己显得粗鲁，不过正是在这样一句话中，流露出他的冷淡情绪。在他看来，格伦凯恩还算不错，可说是一个十足的好人。但是他的的确确希望这家伙能够稍微安静点，别那么唠唠叨叨，而且别那么费尽心机地诱使他的游客宣称他是当今最出色的船主。

“我把一切都安排妥了，”这位百万富翁不住气地又说开了。他在战时因从事货物运输发了财，得到了百万富翁这一称号。“在卡尔顿有鸡尾酒会，你们年轻人可以在那里跳舞。然后嘛，上昂巴萨德吃晚饭。饭后，就去希腊辛迪加！瞧着，看我怎么用纸牌赌钱！我敢打赌，瓦格利尔诺那小子已经在发抖了。还记得不？我给他发过一份电报，告诉他今晚我要在鲁姆赌场里和他厮杀一场。”

“祝你走运，老朋友。”黑尔刚才显得粗鲁了一点，所以打算弥补自己的过失。

船主马上转过身来，面对着他问道：

“克林顿，看来你精神不振啊！这几天怎么了——得了肝病，还是怎么的？”

黑尔微笑着说：“没什么不舒服的，也许是因为中断了锻炼的缘故。不过——”

“难道船上少了健身房不成？难道我没舍得花钞票把这艘游艇装备得象样一点？”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的同伴答道。

“我的全部心愿，就是要让我的朋友在跟我一道旅行时玩得痛快。”船主接着说，“如今你到了这里。我盼望着、期待着你成为这次聚会的核心人物。放手干吧，就象你爱上了一个什么人的妻子那样！要是想练拳击，我就让船员哈斯金来给你作对手——只要能使你高兴，什么都成。”

“别为我操心了，格伦凯恩。今晚小心别让我把你的赌本全赢过来。”黑尔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朝自己的舱房走去。

仆人正在船舱里替他整理晚礼服。黑尔把仆人打发走以后，便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拥有二十分钟——孤独的二十分钟，宛如旅游世界中的一块宁静的绿洲。眼下他感到懊恼了：刚才不该对老格伦凯恩那么粗鲁。实际上黑尔的心情确实有点不对头，只是“海仙号”游艇的船主把这归咎于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原因罢了。

克林顿·黑尔年方二十八岁，不仅体格健壮，而且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这时他神志恍惚、心不在焉。这是一场梦造成的。

舱房里安置着一张跟舱壁等长的舒适的长沙发。黑尔挺直手脚躺在上面，再次试图悟出那场梦的含意。他想，这个梦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要不然，怎么会连着三个晚上梦见同一位姑娘的面容呢？真有点不可思议！

那是张完全陌生的脸庞。他知道自己跟这位姑娘素昧平生——在他的记忆中绝无此人。他之所以郁郁不乐地沉浸于对这件神秘事情的思索之中，甚至不是因为那脸蛋如此美丽、迷人，更使人心神不定的是，每次闯入黑尔的梦境时，这位无名姑娘

总是流露出一副恳求帮助的神态。她陷入了困境，盼着他去帮助她。

要是把这事说出来，人家听了会觉得多可笑啊！他怎么能去告诉格伦凯恩爵爷呢？那人信奉的是唯物主义，一切心灵的产物都吸引不了他，甚至影响不了他。但是对黑尔来说，一切又都是这么活灵活现：梦中姑娘的脸蛋生动逼真地映入了他的脑海，以致他在醒着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忘怀。

黑尔并不希望把这个梦从头脑中抹去。假如这时回到了伦敦，兴许他也会自嘲的；可是在这个地方，那梦境却紧紧地扣住了他的心扉。他渴望着有机会对向他发出的请求作出回答。

不过，这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太不合情理。他掐灭抽剩的半截香烟，竭力把这个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

黑尔洗了澡，修了面，穿戴完毕之后，便走上甲板跟其他人会合了。他感到，自己近几天对船主的态度不怎么好，可是船主是值得他善意相待的，所以他要尽量在晚上痛痛快快地玩一阵，好让船主高兴。在“海仙号”游艇上过了这么几个狂欢之夜以后，他真想好好休息片刻。可是闲不住的格伦凯恩却不知道有“休息”二字。就他的年龄来说，他真是精力过人。

“你已经几天没给我半点愉快了，克林顿，”西尔维娅·弗瑟琳盖嗔怪道。在那班最爱闹的游伴中，她可算得上顶儿尖儿的了。“我想，今晚你打算对我好点儿吧？要不然，我就发誓永远不再理你。”

“那太可怕了！一想到会这样，我就要许诺矢志不渝的爱情了！”他一边这么说，一边却把她那做作、病态、淫荡的面孔同

梦中姑娘的脸蛋暗自作了番比较。他又一次感到了自己与环境的
的不协调。

在西尔维娅·弗瑟琳盖看来，戛纳不过是更为放浪的伦敦。
她把两片抹了口红的嘴唇撮了起来。

“克林顿，瞧你这副心神不定的样子！看得出你陷入了情网。
乖乖，她是谁？”

“你不会认识的，西尔维娅。”小伙子回答说。这姑娘原来打
算撒下情网来俘获这位年轻富有的、再合适不过的对象，这下
子全落空了。她觉察到黑尔的话里边带着隐伏的蔑视，便握着
双手说道：

“无论如何，让她今晚就见鬼去吧！”

她那冷酷的眼睛里夹带着一丝乞求的神情，克林顿对此却
无动于衷。

果然不出所料，那天晚上真叫人赋烦。华美的卡尔顿俯视
着棕榈成行的克罗伊塞特大街，黑尔他们在那里呆了一会便去
跳舞，然后坐上汽车飞快地驶往拉那布尔。其间，西尔维娅·
弗瑟琳盖依旧徒劳地发动着攻势，对黑尔搔首弄姿。

黑尔这是怎么了？旧情在他竟然如此淡薄乏味！在伦敦的
时候，他曾经跟西尔维娅一块调情取乐。西尔维娅有充分的理
由认为：处于眼下这种更加充满浪漫气氛的环境中，他该是情
致勃勃，而不应该兴味索然。一点不错，沿途风光是够迷人的。
海水轻轻拍打着礁石，壮丽的海岸沐浴着柔和的月光。但是，
在驱车行驶的长时间里，黑尔却始终感到焦躁不安。真是莫名

其妙。究竟怎么回事，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下了汽车以后，格伦凯恩爵爷将他们带到对面的俱乐部。这座巨大的方形建筑物矗立在宽阔的码头上。

这时的黑尔已经在高度紧张不安的心情中度过了好几个小时。他觉得必须溜了。他知道不该叫船主失望，可是他却越来越心不在焉，不住地朝门口张望。一切都令人讨厌、烦躁，简直闷得要命！

“麦克斯韦家的人真是些舞蹈家！跳得真棒！”格伦凯恩爵爷惊喜地说道。

餐厅的灯光转暗了。一束灰光灯^①的蓝色灯光渐渐聚到台上。这个台子比桌子高。在一阵杂乱的掌声中，一对青年男女飞步上台，随即急旋起来，那舞姿令人瞠目。

是时候了。黑尔趁着黑暗，向同伴说了声“请原谅”，便溜走了。外头那个当作衣帽间使用的前厅里，有一张长长的红木柜台。他径直朝那儿走去，一分钟后，就走过了沉重的转门。门外是一堵小小的围墙。

从俱乐部的干燥的、令人窒息的气氛里走出来，黑尔立刻感到外面的空气沁人心脾。他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庆幸自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他得在拂晓前赶回来。不过，他现在可是独自一人，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入口处的台阶俯瞰着港口。黑尔站在上面左右张望，想知道走哪条道好。他必须散散步。

^① 舞台照明用的一种灯。——编者注

黑尔选了合众国街。走了一阵子，他发现离火车站不远了。过了小木桥往右拐，一堵砖墙上的大路牌映入了他的眼帘。上面写着：

加利福尼亚路

这个路名念来怪有趣的。他决定一直走，走上宽阔、舒坦的斯特拉斯堡大街。

事情就是这么离奇。他觉得命运在给他引路，自己完全被某种外界力量左右着。

克林顿·黑尔并不比他那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更富于想象力，他自己直到此刻为止还认为如此。可是随着他往前走去，他觉得他已经把自己同他以前的生活分割开了。某种东西断裂了，而且不可能修复。他会不会还是那同一个人？这似乎很可疑。

夜很寂静，只是偶尔传来一两声汽车喇叭的鸣响。他走的那条道已经没有什么车辆和行人了。那条曲曲折折的道路着实叫行人捏一把汗。每个街角都有可能要你送命，或者让你碰上什么不测。他曾经闪过折回去的念头，但前面老远老远的缆索铁道顶上闪烁的灯光诱他向前。既然已经登上了半山腰，干吗要回去呢？即便是夜晚，从山顶鸟瞰全城，风景也一定挺美。脚下就是那座城市。俱乐部背后黑魆魆的一片是大海——就是那蓝色的地中海，它以某种魔力，将黑尔引进了如此奇异的梦境——那些整天在他眼前浮现的幻梦。

又是一个急转弯处。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使他停住了脚步。为了让汽车安全地通过，他干脆在位于一杆路灯对面的凳子上坐下，这样倒可以休息几分钟。

汽车开过去了。黑尔听见它往山下驶去。接着，一阵慢吞吞拖着脚走的声音盖过了汽车远去的嗡嗡声——那声音就象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拖着双腿在松散不平的砾石路面上行走时发出的声响。

果然不错。从街角走出来一个男子——或者说曾经是个男子的人。在路灯的光线下，克林顿·黑尔一眼就看出那个耸肩驼背的人迈着沉重的步子，样子十分可怜。

那人象被谁追赶着，不停地回首张望，仿佛担心有什么人会从背后向他扑过去。走到和黑尔并排的时候，那人才为一次尽力挺了挺身子，并且朝后退了一步。

此人的面孔实在叫人看了不寒而栗。他长着一对极其可怕的眼睛，脸上露出一副苍白无力的病容。两片嘴唇缩在牙齿后面，绷在牙龈上，丑陋得无法形容。黑尔起初以为这个人想找他的麻烦——因为这种时候在如此僻静的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捷径大盗的袭击——但来人只是闪到一边，朝着山上走去。

克林顿顺着陡峭的曲径轻快地走了约十来分钟，又转过了一个急弯。突然，他被眼前的一个场面惊住了。天色很黑，但从附近射过来的电灯光却可以使他看到有两个人正扭打在一块，其中一个是一位姑娘。

黑尔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抓住凶手的肩膀，朝那张他料想会看到的丑陋的面孔扫视了一眼，然后乘其立足未稳，照准下

巴狠击一拳。那家伙呼呼地喘着粗气，猛然跌进排水沟，沿着墙根飞步逃走了。

“呵，谢谢！”这是一个微弱的、充满惊恐的声音。

是个英国人！

黑尔往上推了推帽子，看清了一张苍白然而却是十分美丽动人的脸蛋。

他的心突然猛跳了一下。

眼前这有血有肉的女子，正是他所梦见过的那位姑娘！

第二章 迷 宫

人们只能默默地迎接奇迹的出现。这个发现使黑尔如此惊愕，弄得他话都说不上来。姑娘热切地凝视着他。

“哦——你是英国人！”她的声音里充满着炽热的感激之情，“谢天谢地！”

黑尔终于找到了话头。

“那人想抢你的东西吗？”他看见路旁躺着一只小提箱，便提了起来，发现箱子沉得出奇。这又是一层谜。他有很多问题急着要问，但眼前姑娘那受惊的神色又使他难以启齿。他找到了梦中的姑娘，这就够满足了。

姑娘变得惶乱起来——显出很痛苦的模样。

“我不知道……他尽说些怪事儿……他说认识我……天哪，我可说不清楚。”接着她又说：“至少不可能把每件事情都说清楚。但我一定得离开……”

“带着那只箱子？”黑尔问道，“并且在这么晚的时候？”

她垂下了头。